



曲園叢書

14
484
42



484
42

賓萌集序

蔭甫同年銳意著述蔣香泉中丞爲浙藩時曾刻其羣
經平議三十五卷行諸世而諸子平議亦次第授梓余
私念君所著述如良金美玉有目者皆識之數年後君
篋中書必盡爲人刊刻余與君同歲成進士又重之以
婚姻獨不稍任剗劂之役無乃當仁而讓爲君子所笑
乎因謀刻其詩文集而適從浙臬遷粵藩恩促以去未
果也今歲書來并寄示春在堂詩編六卷則知君詩集
已爲楊石泉方伯所刻矣憬然有高辛先我之懼乃移
書請刻君文集君之文曰賓萌集蓋用呂覽高義篇比



於賓萌之義集凡五卷曰論篇曰說篇曰釋篇曰議篇
曰雜篇蓋從晏子春秋諫篇問篇雜篇之例余受而讀
之其論切當而不浮其說精微而不腐其釋詳明而不
煩其議正大而不詭其雜文亦有法度不苟作信如君
言今之集卽古之子而讀君集者猶讀子也彼襲周秦
諸子之貌以爲古者不足以語此矣刻旣竟輒書所見
於卷端君尙有外集四卷皆駢儷之文已爲杜小舫觀
察所刻故茲不及焉同治九年孟春寶應王凱泰

賓萌集目錄

論篇一

說篇二

釋篇三

議篇四

雜篇五

或曰子之集分五篇篇各一卷唐宋以來諸家文集有
若是者乎曰無有也然則子若是何也曰子亦知文集
之所自始乎蓋始於諸子也古之君子旣歿而其徒誤
次其行事與其文詞以傳於後若管子晏子是也此卽

文集之權輿故荀子書有賦篇焉後世人各有集而不知其原出於諸子於是集日以多而文日以卑矣吾用晏子春秋諫篇問篇禘篇之例分賓萌集爲五篇以類相從蓋吾文雖不逮乎古而今之集卽古之子則吾猶及知之也因書于目錄之後以告觀者焉



論篇

賓萌集一

德清俞樾

丹朱商均論

孟子曰丹子朱不肖商均亦不肖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嗚呼啟則賢矣而丹朱商均豈必皆不肖哉武王數紂之梟後世猶疑之而况丹朱商均乎當堯之時而有舜當舜之時而有禹此丹朱商均所以不有天下也益之德不及舜而功不及禹則天下不歸益而歸啟使堯不得舜舜不得禹天下固丹朱商均之天下也繼世而有天下者天之所廢必若桀紂丹朱商均而有天下其視舜禹固有間矣而視太甲成王宜無媿焉然而曰不

肖者何也曰仲尼之子不能復爲仲尼堯舜之子亦不能復爲堯舜以堯舜爲之父而責其子以必肖此亦難矣故丹朱商均謂之不肖可也謂之不賢不可也且夫以天子之子安然而處人臣之位不賢而能若是乎後世之君以百戰而得天下天下既定中外無復異志而爭斂之禍常起於門內丹朱商均處禪讓之際拱手而去沒齒而無怨言所謂知命者歟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所難者以其子能安之也舜禹受人之天下而無所嫌者以二子之無言也昔武王克商使武庚不反則遂定矣武庚反而天下從之幾至於亂及微子事周然後

復定嗚呼天下之心可知矣夫使天下晏然戴舜禹以爲君者誰乎丹朱商均也聖人以萬全爲計非丹朱商均之賢則堯舜不敢與舜禹不敢受然則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者丹朱商均之謂歟

鄭殺申侯論

異哉鄭之殺申侯也當是時鄭無人焉夫鄭之從楚天王命之宰周公主之非鄭之私計也爲鄭謀者宜告於齊曰鄭雖從楚非有貳心以王命之故君若以王命來惟命是聽夫齊桓方挾天子以令天下其敢因區區之鄭而犯不韙之名乎鄭之君臣聞有齊師則不知所以

爲計而姑殺申侯以說焉不知齊欲得鄭耳雖朝刑一士莫殺一大夫齊師猶在城下也魯僖公時齊伐魯魯使展喜犒師對以先王之命齊不敢伐而還使鄭人而知此則何以殺申侯爲哉且夫小國旣無文德又無武功而惟知殺人以媚人其不至乎亡者幸也魯殺公子買卜以說于楚衛殺大夫孔達以說于晉皆非計也夫無臯而殺大夫且不可况爲敵國殺之乎彼敵國何饜之有殺其臣不足則有出其君以說之如衛成公者出其君不足則且有弑其君以說之如齊莊公悼公者是尙足以爲國乎漢景帝用袁盎之言殺鼂錯以謝七國

而七國不爲罷兵唐昭宗時李茂貞犯京師殺兩樞密使以謝之猶不足又殺杜讓能茂貞乃罷而唐亦旋亡矣宋韓侂胄謀恢復金兵南下問首謀方信孺使于金爭之曰縛送首謀自古無之金人不可宋卒殺侂胄以首畀金夫侂胄之罪誠可誅矣而至於函首謝敵其國尙可爲乎昔樊於期亡秦之燕太傅鞠武欲使人匈奴太子丹不可於是樊於期感其義至爲之死其後燕王喜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以說於秦而燕卒亡故夫殺人以媚人無策之甚者也

晉文公論

唐叔之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至晉文公而遂霸諸侯其言信矣楚成王曰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而晉爲三家所滅乃先諸侯而亡何哉烏乎晉之所以霸者其所以亡也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今觀晉文與其臣所以取威定霸者皆陰謀也有陰謀者必有陰禍晉祚所以不永歟自古以陰謀勝人者莫如越句踐句踐雖能滅吳而數十年之後子孫竟亡於楚故知天下之事得之光明乃可以久得之曖昧終必失之漢高祖取天下於秦項之亂其事近正故傳四百餘年絕而復續既篡於魏而昭烈建號於一

隅又數十年傳二世而後滅宋太祖之代周難言之矣故南渡之後不能爲光武之中興而益王之立於福州衛王之立於礪州亦不足以比蜀漢烏乎天道神明不於此而可見乎陳平曰吾多陰謀是道家之所忌吾世卽廢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何坐法國除竟不得續封晉文之臣所與深謀者胥臣卻縠狐毛狐偃欒貞子之徒不久而子孫降於阜隸豈非晉之君臣皆有陰禍哉雖然孔子稱齊桓公正而不譎而齊亡乃先於晉何也太史公曰西伯昌與呂尙陰謀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後世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

爲本謀由是言之太公以陰謀興宜其祚之不永也
蹇叔論

有進說於其君者而君不聽則亦已矣必噫噫然語於
眾曰君之爲此也吾知其不可也吾言於君而君不用
也則似幸其有失以中其言不幸而其言果中則人主
將有所甚愧且夫愧而能悔者賢主也豈可望之中主
以下者哉是故古之大臣入以語其君出不以告其子
使異日者君無所愧於我君無所愧於我則今日棄之
明日收之略不芥蒂於其胸昔秦穆公使孟明襲鄭蹇
叔以爲不可及秦師旣敗穆公益用孟明而不及蹇叔

豈蹇叔已死歟烏乎蹇叔年雖高有少年之氣才識有
餘而不能藏雖不死猶不用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
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古君臣之間豈好爲此茭茭小讓哉懼傷君心也今夫
朋友之過猶必忠告而善道之而况君臣之間乎蹇叔
一言不用則悻悻之氣不能自默旣哭其師又訣其子
必使通國皆知而後已秦師一敗峭函以西無不稱蹇
叔之智而笑秦穆之愚秦穆何如主而肯屈於其臣乎
一戰不勝則再戰再戰不勝則三戰不責孟明以僨事
之罪乃不欲自任失人之咎而使蹇叔受知言之名也

夫王官之役晉人厭兵自不出耳非孟明之能勝晉也
以兩敗易一勝兩戰之敗不以爲臯一戰之勝遂以爲
功此秦穆之所以自解於國人也其後晉以一旅拒桃
林之塞而秦遂不能東征諸侯倖一時之功貽數世之
禍秦穆君臣不足惜然而激而成之者何人哉向使蹇
叔諫而不用則杜門不出深自諱匿穆公始雖不用終
必能悔悔而復用成功名於天下甚未晚也惜乎蹇叔
才識有餘而不能藏也

晏平仲論

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澣衣濯冠以朝豚肩不掩豆以

祭其所居湫溢囂塵而亦安之故太史公曰晏平仲以
節儉力行重于齊烏乎晏子非徒儉者也古之君子敝
車羸馬菲衣惡食其自奉有嗇於厩養者豈徒儉哉蓋
處亂世之道也今夫君子誠不以眾人之匆匆而易其
行然以一身而處乎匆匆之中則亦危矣彼君子何恃
以處此曰君子之於亂世也天下雖忌之嫉之欲得而
殺之而至觀其食無兼膳衣無完衣出無一宿之糧入
無一日之積則雖其深怒積怨者不能不自媿不如而
甚者至於太息泣下也何也天下之小人未始無是非
之心也雖惡其剛直之節而不能不服其廉潔之行是

故處亂世犯眾怒而莫或傷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後君子不幸而處此如之何而可歟曰菜羹蔬食而能飽葦門圭竇而能安親僮僕之役而能不以為勞聞妻子飢寒愁苦之聲而能不以為恥則無往而不可世之人所以貶其道屈其守者豈有他哉飢寒之弗能忍而勞辱之弗能堪也當晏子時齊多故矣而卒有以自全故曰晏子非徒儉者也

先穀論

邲之戰晉大夫見於軍者十有八人獨先穀堪其職耳晉師之出也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先穀欲戰戰而

敗則先穀為無謀雖然晉之疆匹於楚晉之救鄭聞於諸侯昔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夫以區區之衛當齊屢勝之鋒其勢不敵而孫子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卒與齊戰然則以衛避齊且不可況以晉避楚而可哉且諸侯所以望晉而歸之者以晉庇我也今小國有急晉師遷延不出竟豈獨失鄭諸侯其誰不憚焉是故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者其所憂有在也若論其常則先穀之言萬世法也雖然如必敗何曰敗猶可也而不戰不可也天下之大勢不在一戰之勝負使先穀不以中軍佐濟而從桓子

之謀而歸則可以無邲之敗然自此諸侯益離楚益無
忌天下之勢必且折而入於楚晉平公時楚滅陳蔡晉
爲合諸侯而不能救遂以失霸吾惜其時之無先穀也
或又咎先穀不從卻獻子之言而設備夫秦穆之伐晉
也濟河焚舟項籍之救趙也沉舟破釜安有如晉人之
設覆於敖具舟於河者乎設覆所以拒追者具舟所以
濟逃者此非戰備乃逃備也邲之戰非將不具兵不眾
患在人人未戰而期於必敗曹劌之論戰也曰夫戰勇
氣也今成師以出未折一矢未絕一弦而能逆知其必
敗而爲之備三軍之氣不戰而自挫矣何以戰乎夫備

豫不虞軍之善政也不備不虞燕人所以敗於制也是
役也楚亦嘗爲備矣前茅慮無左轅右追蓐未聞其設
覆而具舟也然則晉將何以待楚曰城濮以來楚之不
兢久矣觀其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以遇大敵然楚不
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是晉固畏楚楚亦畏
晉誠如先穀之意敖郟旣遇鼓而進之車馳卒奔以乘
楚軍則楚師雖眾可以一鼓走也烏乎先穀晉之良不
幸與庸人共事不能成其功且不能保其身而或謂先
穀召赤狄伐晉宜其死夫事固不可知鄢陵之役欒武
子怨卻至之不從已也乃使楚公子筏告晉侯曰卻至

實召寡君夫以欒武子之賢稱於諸侯而猶爲此吾安知先穀之召狄不亦猶郤至之召楚哉

季札論

天下事其始不斷其後不勝悔君子於事之始來審之以禮決之以義而守之以勇故雖事起倉猝之中變生智慮之外而終無累於其身且夫簞食豆羹之細一不慎終身悔况家國之際乎鄭人欲立子良子良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曰是亂國而禍君王也必殺令尹夫此二子者雖有剛柔之異而其勇一也故皆至於沒齒而無

悔吳壽夢之死也諸子以季札爲賢弟兄代立以求致國乎札然札終不果立而僚光爭國乃至相弑烏乎季子賢者也吾惜其始之不斷也猶幸其善於自處致國闔閭歸老延陵死而有知尙可見壽夢於地下然爲季子計終不若當壽夢之未死逃之諸侯以絕諸兄致國之意則父子兄弟之間所全實多古之人有行之者太伯是也當壽夢之時札不能自引去至僚弑之後乃曰吾受爾國是與爾爲篡也爾弑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時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札所以處此者固得矣而豈知移此舉於壽夢未死之日尤爲

萬全哉故曰其始不斷其後不勝悔季子賢者也吾惜其始之不斷也

滕文公論

烏乎滕文公豈能用孟子哉其用孟子也無聊之思而已矣滕與齊梁異齊梁之國大而其勢彊欲其一旦舉國而委之匹夫如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望豈可得哉滕則不然截長補短僅可五十里介於齊楚岌岌不可終日蘇秦張儀之徒所不至而孟子獨來文公自度用孟子亦亡不用孟子亦亡是以用孟子而不疑也今夫文公之爲世子也知馳馬試劍而已其後知父兄

百官之不我足也而欲得天下賢者以自強是以過宋而見孟子非知孟子賢也高其名也夫果高其名也則亦與馳馬試劍同爲戰國公子之常態而已矣彼許行者自楚之滕尙有數十人與之俱則其在楚可知也文公過宋旣見孟子其之楚也必見許行孟子言堯舜而許行言神農且以爲賢於孟子矣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此有爲而言之非虛言也烏乎吾安知許行之來非文公召之也哉不然許行與其徒攜屨織席足以自給彼何慕乎區區七十里之滕而來爲之氓也孟氏之徒不能知其事之本末故於文公來見書

其將之楚又書其自楚反而許行之來亦自楚而之滕此欲使後之學者有以得其故也或乃以滕之無成爲孟子病吾故備論之以見文公非能用孟子使文公而爲齊梁大國之君則亦齊宣梁惠而已矣

盆成括論

烏乎有才之難也孟子才之大者也盆成括才之小者也齊人於孟子則不能用於盆成括則始用之而終殺之其用之也君子不以爲倖其殺之也君子不以爲寃何者其才果足以用果足以殺也夫才小者始未有不

用終未有不殺鄧析用於鄭殺於鄭文種用於越殺於越吳起用於楚殺於楚李斯用於秦殺於秦豈始皆幸後皆不幸哉其才使然也賈誼鼂錯皆漢之才臣而誼之才大錯之才小故誼廢棄而錯爲戮夫誼之才宜乎不用錯之才宜乎不免也牛馬用於人殺於人烏有鳳獸有麟超然遠禍矣而不爲天下用才小者牛馬也才大者麟鳳也今夫木長者可爲楹短者可爲桷圓者可爲輪直者可爲軸然皆不免於斧斤千尋之木萬夫不能舉百牛不能載則亦腐棄山中矣是故有才之難也小才天下之所忌大才天下之所棄夫欲有濟於世而無禍於身豈易言哉易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无咎古

君子處於亂世與爲所忌甯爲所棄也

陳仲子論

醫者之用藥也將以補其氣之不足養其體之不充則非品之正性之良者莫敢用也至欲去其膏盲之疾而治其瘤癥癰疽之毒則雖可以殺人如烏喙蝮蝎之屬亦將用之而無所擇夫非不知其能爲人患也然而人之疾有非此無以治者則雖其毒足以殺人而亦醫者之所不廢今夫天下大矣其異乎吾道者固宜有之而世之君子必以爲非吾族也而攻之而絕之則亦未得醫者用烏喙蝮蝎之意矣陳仲子之廉至於辟兄離母

無親戚君臣上下是其爲臯固不勝誅而吾顧有取者何哉君子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爲萬世計期於無弊爲一時計期於勝弊當是時四公子之屬方以富貴聲勢傾天下士而范雎蔡澤張儀蘇秦之徒亦各挾其材辯取卿相之位及金玉錦繡而已矣夫上與下而惟利之知則天下之亂未有艾也天生陳仲子於此時或者其有意乎是故陳仲子而得遇孔子則宜未至於見絕也昔管仲之器孔子固嘗小之而又曰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小其器而亟稱其仁何哉孔子見天下之相尋於干戈而不得一日息

也以為有如管仲者則兵革之禍可以少衰蓋深惜定
哀之間莫能為管仲也然而孔子之意豈欲後之君子
不為伊尹太公而為管仲哉亦以為一時之計而已矣
吾故曰陳仲子而遇孔子則宜未至於見絕也烏乎君
子有世道之責者當知一時之計異於萬世之計毋曰
烏喙蝮蝎可以殺人而不可以已疾也天下其可得而
治歟

伯魯論

趙簡子二子長曰伯魯次曰無恤不知所立乃書訓戒
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

并失簡無恤誦之甚悉求其簡出之袖中乃立無恤夫
伯魯之所為雖常人父子之間無所覬覦有不至此者
况世祿之家乎且伯魯愚妄如是則簡子固當知之必
決之於此而後定何哉烏乎古人之事未可以言語求
矣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當是時晉日以衰而三
家者日以盛晉之必為韓魏趙也勢也彼伯魯者殆不
義夫有晉而逃之者歟是故伯魯之志太伯之志也太
伯知周之必代商伯魯知趙之必代晉也然則以千乘
之國讓世無得而稱者其伯魯之謂歟三代以下能為
伯魯者陳思王也武帝欲立植為太子而植不自修飾

飲酒無節以失其父之歡遂不得立此必有不義其父之所爲者矣吾觀周易蠱之爲卦皆以父子爲言至上九處卦之窮則其爻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太伯伯魯曹植之徒其有得於此義也夫

屈原論

屈原賢者也然而未若柳下惠焉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或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烏乎此不足以見已重而物輕也哉雖與之天下吾不以之榮雖奪之天下吾不以之辱而豈臧文仲

之徒所能爲之榮辱哉彼屈原者一爲上官大夫令尹子蘭所讒則幽愁顛顛繼之以死何其小也太史公曰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焉今讀其詞乃如婦人女子失意於人所爲者君子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又何怨原之言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夫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世人皆醉而我亦從之醉則不可若夫人自醉我自醒不亦可乎而何死乎且夫黃鐘之大固不與瓦釜爭鳴千鈞之任亦豈與蟬翼較其輕重哉原之死吾惜之人固有一死或重

於太山或輕於鴻毛彼上官大夫合尹子蘭何人哉而原爲之死也賈誼弔屈原惜其不能去而死於楚然而滔滔者天下皆楚也原無往而不死也故必如柳下惠而後可以不死也

申韓論

自太史公有申韓原於道德之說而宋蘇氏論之曰不殺人不足爲仁則殺人不足爲不仁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斯言也如獄吏治獄鍛鍊周內而已烏足以服老莊之徒哉然則老莊之爲申韓其故何也曰聖人之治天下必本於仁義仁者天下之所以生義者天下之所

以成仁義之道行而天下之性剛柔皆得其中婦人女子皆有難犯之容介冑匹夫皆有可親之色何者所以感之者得其平也老莊之學一死生齊物我舉天下之大而歸之空虛充其意君臣父子之名可以不立禮樂刑政可以不設善可以無賞惡可以無罰天下之治亂可以不知相與以無事爲安而已矣嗟夫後世之天下能遂如大庭庸成之世乎不能也有國家者不幸而用其說法傲而不知修事廢而不知舉天下靡然不可爲矣大風之起也行乎空中而已一遇崇山峻嶺遏之而使回則走巨石摧叢柯扶搖乎數十里之外未盡其怒

也水之注而東也渾渾浩浩而已一遇危磯險陝折之而使回則潰隄防毀城郭奔騰乎數百里之外未盡其怒也天下之勢無異於此老莊之說用於天下則所以感之者豈得其平哉智久不用人有餘智勇久不用人有餘勇鬱之也深蓄之也固其發之也愈烈而申韓之徒出其間矣吾觀漢初曹參用蓋公言清靜無爲文景因之而閭閻富溢無復限制武宣之世乃復尙嚴夫文景之後不能不爲武宣則知老莊之後不能不爲申韓也史公之論其以此發歟彼蘇氏者固未得其指也

秦始皇帝論上

世以變古罪始皇不知變者也三皇異世不相襲禮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是以董子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秦人繼大亂之後其道固不能無異矣麻冕禮也而今也純儉則孔子從眾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又曰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然則變也者聖人所以通天下之窮也古之治天下者至於周而窮矣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言周之爲治兼二代之所有而增二代之所無雖有聖人無以加之也夫無以加之則窮之道也故自平王東遷而諸侯竝爭天下大亂及

戰國而知者騁其謀勇者奮其力以先王之道爲迂闊
三代禮樂掃地無遺及秦有天下遂乃燔燒詩書投棄
俎豆剗造百度自成一代之治秦滅漢興不能反古叔
孫通之徒襍采秦儀而用之於是上自朝廷下至鄉黨
皆秦之流風遺俗而成周之文固已不可見矣然則周
秦之際古今之交也雖欲無變不可得也古者天下之
地天子不得而私焉天下之田農夫不得而私焉秦廢
封建而盡以天下之地歸天子廢井田而盡以天下之
田予農夫於古人之意失之遠矣然而其事簡易至今
未有以易之也此皆古今之變而秦不與焉是故秦之

所以二世而亡者非變古之罪以變古罪始皇不知變
者也

秦始皇帝論中

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彼後王皆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己之
君而事人之君也其後李斯相秦用荀卿之說廢先王
之制而壹用秦法後之論者因以爲李斯罪而并罪荀
卿子烏乎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夫周秦之際天固將大
有變易以開萬世之治當其時學士大夫皆見及之豈
獨荀卿與其徒一二人之私言哉吾讀呂不韋之書有

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治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又曰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夫不敢議法者眾庶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呂氏之書所采皆當時士大夫之說然則因時變法固當日之通論矣秦雖不用李斯而呂氏之徒固在也以其說施於天下則亦李斯也豈必荀卿子哉當戰國時守先王之道而欲用之當世者莫如孟子孟子之道不行則天之意固可知矣彼荀卿呂不韋之徒不可謂不知天者

也周之衰也天下之國無大於秦楚繼周而有天下者非秦卽楚耳荀卿子在楚呂不韋在秦其地之相去至遠而其言若合符節則使秦人不得天下而楚得之其變改古制猶夫秦也而後之儒者乃以變古爲始皇罪遂於數千年後欲胥先王之道而復之而卒不可復吾恐其適爲秦人笑也

秦始皇帝論下

昔周公制諡法使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秦始皇帝以爲如此則是臣子得議其君父也於是廢諡法而自稱始皇帝其子稱二世皇帝自二

世三世以至萬世傳之無窮後之論者莫不以周公之制爲是而非始皇帝夫諡法非古也堯舜禹皆名耳未有諡也自周而興之自秦而廢之何必周之是而秦之非哉周以前蓋有以十干爲號者然而以十干爲號則前後有時而相襲故成湯曰乙紂之父亦曰乙讀易者疑焉湯之孫曰甲武丁之子亦曰甲讀尚書者疑焉秦以世爲號則雖質而不至於無別視古人十干之號或反勝之矣漢世諸事皆仍秦舊而獨復諡法然太史公於高帝紀曰上尊號爲高皇帝於文帝紀曰上尊號爲孝文皇帝稱尊號而不稱諡蓋亦避秦人臣子議君父

之嫌也則何如仍用秦法而以世紀哉後世浮文曰盛而諡號益繁唐德宗時顏真卿言元宗末姦臣竊命列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諡號太廣有踰古制請皆從初諡以省文尙質正名敦本而議者以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竟不果行夫使後世而亦如秦人之以世爲號又安有此紛紛者哉是故秦人之制雖異於古未可盡以爲非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夫禪之與繼至不一矣而孔子以爲一者惟其宜而已矣故曰以變古罪始皇不知變者也

項羽論

語曰得士者彊楚漢之際豪傑竝爭智謀之士所在多有而吾竊怪項氏之無人也項王入關不務安輯秦民而收寶貨婦女以東遂使秦人怨入骨髓而沛公得以還定三秦此楚之所以敗也然沛公初至關中見秦宮室幃帳欲留居之此其志與項王何異使非張良樊噲交諫則項王所爲沛公先之矣吾於此歎項氏之無人也彼范增號爲智士而所見曾不及樊噲何哉或曰項王暴虐非可諫者是不然項王圍外黃三日而降將盡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項王曰外黃畏彭越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坑之百姓安所歸心項王竟從其

言然則項王非不可諫而爲楚之臣者曾一孺子之不如矣或又曰項王雖得人不能用以韓信之才陳平之智卒使去而歸漢其他可知矣是又不然韓信去楚歸漢微滕公則已坐法斬而滕公言於漢王亦不過以爲治粟都尉及蕭何薦之乃爲大將漢無蕭何高祖安知有韓信哉陳平得用於漢由魏無知其後爲灌嬰之徒所讒平欲求去賴魏無知卒保全之然則信與平之不用於楚非項王之罪彼范增鍾離昧之徒安在哉以陳平韓信在其軍中而不知也夫二子在楚楚無知者是可知楚之無人矣烏乎此楚之所以敗也

范增論

范增非智士也留侯始將以少年百餘人往從景駒道
遇高祖遂事之而不去更始之立也豪傑多薦鄧禹而
禹不從及光武安集河北禹乃杖策追及之於鄴夫智
者之審於所從也如此韓信數以策干羽羽不用始逃
楚歸漢陳平爲楚將以罪懼誅乃杖劍而投高祖此二
子者不可謂不智吾猶惜其始之不審所從也是故范
增非智士也君子之事其君也苟其君未至如桀紂之
無道則無不可以善其終白圭仕魏或惡之於魏文侯
文侯不聽蘇秦仕燕或譖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夫

蘇秦之徒猶能使其君信之而不疑况君子乎古之君
子將依其人以成功名必有以深結乎其人者是故蕭
何守關中用鮑生之言而高祖悅寇恂守河內從董崇
之計而光武喜然則處艱難之際使其君信而不疑者
必有道矣陳平旣歸高祖而灌嬰之屬交譖之夫陳平
楚之亡卒而灌絳皆高帝故人然平能使帝益厚已而
不惑於諸將之多言安有身爲謀主者十餘年而猶爲
敵人所閒者哉是故范增非智士也

韓信論

世多惜淮陰之死吾謂淮陰不死劉氏不安然則信必

反乎曰然信之不用蒯通之說也以為漢不奪我齊也奪之齊而王之楚信已不平况又奪之齊而侯之淮陰哉是故漢不殺信亡劉氏者必信也然則舍人弟告變信乎曰否高祖在漢未有變彭越英布之徒適以為笑耳信雖鞅鞅羞與絳灌伍豈肯如彭越英布輩冒昧舉事俯首受戮哉世之論者乃謂信失齊後雖欲反無能為是不思信始遇高帝時何如也且夫提三尺劍起布衣而為天子者非高帝乎天下無變擁數十城而王何能為天下有變徒手奮呼取天下而有餘信特患不得其時耳苟得其時王齊可王楚可即為淮陰侯亦無

不可豈必齊今夫高帝崩而呂氏亂作此信之時也劉呂之際天下岌岌矣以祿產諸庸才奉呂后一女主而陳平周勃諸大臣謀之然且數年而後定韓信梟雄之姿世無高帝則不能制而欲以平勃之徒當之此羣羊咋虎也故其時亦幸而韓信已誅使信尚在以誅諸呂為名號召天下天下素震於信之威名可傳檄而定既去呂氏則操莽之業豈足道哉論者乃責漢於信寡恩烏乎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蕭何識信於亡卒之中薦為大將而鐘室之謀何亦與焉豈非有不得已者歟夫漢始患無信而項氏非所憂繼患有信而呂氏非所憂故

自淮陰侯之死而高帝可以老矣

馬援論

馬援事光武爲中興名將而不能善其終世以爲惜吾謂其有以取之也夫馬援之去隗囂而歸光武猶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歸高祖也然而隗囂之遇馬援何如哉其使洛陽而歸囂至與囂起而援一言事漢則遂遣其愛子入質而不辭此乃所謂以國士遇之者非如陳平韓信之在楚而項羽不用也當是時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援事光武豈患無立功之地哉而援自歸洛陽無日不以蜀爲圖光武之征隗囂諸將猶豫

而援固請之異哉君子交絕不出惡聲乃爲戎首乎魯哀公時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以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且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叔孫病之夫不狃固小人而能爲是言彼馬援者曾不狃之不如矣昔趙惠文王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事昭王猶今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趙王乃止烏乎仁人君子之用心固如是也馬援功名之士急於立功雖獲所歸終不免於負隗氏然則其後以梁松之謗藁葬城西非不幸矣

魏文帝論

昔東漢之衰豪傑竝起而爭天下孫與劉區區於一隅之地其形勢其兵力皆不足以敵曹氏而終魏之世不能一烏乎天下有急之而適以緩之者魏之謂歟蓋魏之不能一天下由丕之急以篡漢也當操之時劉氏之不絕一綫耳然而先主已得益州其勢已足自立而孫權藉父兄之業盡有東南之壤亦非可旦夕取者夫不能取蜀與吳則雖篡漢而天下猶未一也魏武之不篡漢豈其力不足以取之哉今夫以魏篡漢譬如捕已斷之蛇逐已斃之鹿其勢必得然而漢在則可用以制吳

蜀挾天子以令天下固曹氏之所以得志也曹丕庸才不足以知其父之意而遽取之其明年先主稱帝於蜀又明年孫權自王於江東自此三國竝立者五十餘年烏乎魏而無漢則亦與吳蜀等耳其形勢其兵力又非有以大過之也宜其不足以一之也昔項梁立義帝諸侯服從項羽弑之高祖遂以此起兵而羽卒敗死曹氏之不能一天下與項氏無異其不亡也亦幸而已矣夫諸侯未定義帝未可弑也吳蜀未平漢未可篡也吾是以笑羽之愚歎操之智而又咎曹丕之庸才不足以知其父也

錢徽論

唐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以書屬所善進士榜出所屬皆不與文昌因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所取士皆以關節得之上乃命覆試而貶徽或勸徽奏二人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媿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遂焚之時人以此賢徽烏乎賢者之於天下也人望之如雷霆如神明有爲不善者惴惴乎惟恐其聞之也夫使聞之且不敢而况敢以非禮之事干之乎徽以大臣掌貢舉文昌與紳乃敢以書屬其所善者二子不足責吾獨怪徽之爲人何使人不忌

是時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旣以此廷杖矣而鄒君者亦旣見之矣吾道之不行吾言之不用夫亦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君臣之間以義合者也彼鄒君者將謂諸賢之去無損吾君臣之義歟留可也若謂三綱淪矣九法斁矣吾不忍立於其朝矣去可也乃視諸賢杖畢復以疏進進必不用之言以徼必不免之臯嗚呼可謂豪傑之士而於君子之庸行或未有合也且其爲此疏果何爲也哉爭奪情歟必不可得而爭矣明大義於天下歟言之者已非一人矣然則此疏果何爲也哉無乃近乎好名者之所爲歟且夫古之

君子誠有殺身以成仁者矣然而江陵奪情江陵之臯也殺吾之身以成人之仁亦已過矣况殺吾之身而不足以成人之仁何不愛其身之甚歟吾故爲此論後之君子或不幸而遇此當有味乎吾言也

明代爭國本諸臣論

有明一代士大夫喜名譽好議論乃宋以來之積習也其爭大禮爭國本稍有依違卽爲公論所不容以今論之大禮之議互有得失而其爭國本者亦未爲得也夫光宗生於萬曆十年福王生於十四年相去纔四歲是時神宗春秋尙富國賴長君之說固無取也且春秋之

義立嫡以長立庶以貴神宗孝端王皇后無子則光宗與福王皆庶也非所以論長幼也論貴賤可矣光宗母王氏乃慈甯宮宮人神宗私幸而有身萬曆十年始封恭妃是年光宗生其亦微矣福王母鄭氏始入官卽爲貴妃福王生又進封皇貴妃然則以春秋之義而論光宗猶魯之隱公也福王猶魯之桓公也公羊子曰隱長則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又曰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夫隱桓之母尊卑至微而隱猶不宜立有明諸臣其未讀春秋者矣且神宗執祖訓立嫡不立庶之說謂皇后尙少尙

後有出是二儲也其議甚正而王如堅朱維京乃云后若有出所冊元子自宜避位何嫌何疑夫所以立太子者爲國本也國本不可數易也如諸臣之言則是立之時先存廢之之意狐狸狐搢事同兒戲豈所以重國本乎若謂福王得立則鄭氏擅政將不可制夫如是必立無母之人而後可也且必如元魏子貴母死之例而後可也天下未來之禍豈勝防哉光宗卽位其母先死無母后之亂矣而李選侍者恣睢其間至於官府交鬪而後已熹宗卽位李選侍無權矣而奉聖夫人客氏乃挾阿母之恩與魏忠賢表裏相煽荼毒天下馴致亂亡

使爭國本者將逆杜未來之禍則吾謂天啓之亂諸臣爲之也而諸臣又豈受之乎是故諸臣之爭皆爭所不必爭而其甚者因神宗有立嫡之說遂疑后病已殆帝且立妃爲后然孝端至四十八年始崩崩而鄭貴妃竟不進位爲人臣子而逆探君父所未有之邪志罪莫甚焉且使孝端竟歿於太子未立之前鄭貴妃果進位爲后則亦聽其以福王爲太子可矣諸臣獨未聞殷太史之事乎乃必乘后之猶在先擁光宗而立之使夫福王者必無可立之道吾不知其何心也至於妖書之獄挺擊之案盈廷喧闐意主攻擊古之君子處人骨肉之間

豈如是歟嗟乎明人之學未有自得者也小而詩文之體規規摹擬大而乘朝車議國事亦徒泥夫古人之見而不知所以裁之其爭大禮爭國本皆宋人之緒論也然而宋之英宗受命於仁宗而爲之子明之世宗未嘗受命於孝宗而爲之子則大禮之議固已襲宋人而失之矣若夫宋人之爭國本其君無子也明神宗既有子矣自臣子觀之均之吾君之子而又皆非嫡也諸臣不知春秋之義區區以長幼之說爭之何其陋也記曰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其明人之謂歟

論篇一

說篇

賓萌集二

德清俞樾

治說上

治天下者先審所求而已矣獵者得獸漁者得魚其所得者皆其所求也治天下者豈異是歟求王而王求霸而霸所求在是所得在是故所求不可不審也蓋嘗論之古之治天下者求其無亂天下既已安矣既已治矣以爲未也懼其猶可以危猶可以亂焉日夜求而去之有一之存則皇皇焉以爲大憂後之治天下者求其無事異日之天下治歟亂歟安歟危歟吾不得而知焉飢饉之未臻盜賊之未作諸侯之未叛夷狄之未侵及吾

集二
之世猶可以無事則已矣古之治天下者若農夫之治田有害吾田者則務去之而後卽安後之治天下者若其在逆旅之中苟不至乎覆壓斯已矣雖塵囂湫隘而亦安之嗚呼此非古今治亂之故歟天下何時可以云無亂天下何時不可以云無事故治天下而惟無事之求其不至乎亂者未之有也吾讀書至公劉太王之詩而歎其於流離遷徙之餘有子孫萬世之慮也公劉之詩曰旣溥旣長旣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太王之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板以載

作廟翼翼又曰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且夫詩人之詞固但言其畧而使人推之以知其詳也故其歌文王也不言其它而靈臺靈沼之作則侈言之其歌宣王也不言其它而斯干者其考室之詩也無羊者其考牧之詩也車攻吉日者皆其田獵之詩也豈詩人之意舍其大而言其小者哉將使人以此而推之也公劉太王之事見於詩者寡矣然卽其詩觀之其規制之宏遠經理之微密如此則其施之於政事者可得而見也夫公劉太王豈逆知其子孫之將王而爲之勗造百度以成一代之制歟要在乎

不可亂也周由方百里起而有天下成康之世刑錯而不用可謂極盛矣而昭王南征遂有膠舟之難是亦天下一大變也爲周嗣王者發師以逆昭王之喪而問其罪雖罪無所歸然所在之國六師侈之豈不足以張王室而備諸侯之心哉周之君臣竟置不問天下遂有以窺周之不足忌故雖以穆天子之疆而徐且南面稱王宣王發憤中興而王師之敗於戎狄者屢矣平王東遷周益不競然其始王命猶行於諸侯也繻葛一戰王夷師燬周竟不復以一矢加鄭於是天下愈不忌周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霸者興而周遂衰矣嗚呼夏商之亡也

吾無怪焉桀紂之無道固有以取之也周之子孫則豈有如桀紂之無道者歟不過因循苟且以無事爲安日復一日天下之權因而去之而不自知也然則有天下而惟求其無事信不可也今夫漢之文帝宋之仁宗豈非三代下所謂賢君哉當文帝時諸侯彊盛賈誼固嘗以爲言而文帝不能用至景帝之世鼂錯謀削七國竟發大難而漢幾亡宋仁宗時吏治因循百事廢弛文彥博嘗以琴瑟不調必更張之爲言而仁宗不能用至神宗之世王安石爲相改易法度天下騷然卒以亡宋夫使文帝能用賈誼之謀則鼂錯之策不行仁宗能用文

彥博之言則王安石之說不作是故二君之治天下亦
惟求其無事而已夫以漢文帝宋仁宗之賢而惟無事
之求此後世之天下所以多亂而少治也澶淵之役寇
準欲使契丹稱臣若少持之議且定矣而仁宗厭兵不
能盡用其謀遽許之和而還由是契丹益驕終爲子孫
之患其後高宗南渡偏安於杭韓岳之流皆中興名將
而高宗晏然無恢復之志及至孝宗雖欲有爲而舊臣
宿將皆盡所恃惟一張浚苻離一敗不可復振俯首而
就和議乃歎高宗時可以有爲而不爲是可惜也且夫
人主上承祖宗之重下爲萬世之計而曰吾姑求其無

事如何可哉易曰其亡其亡求無亂者歟書曰今日耽
樂求無事者歟吾故曰治天下先審所求若治天下而
惟無事之求其不至乎亂者未之有也

治說下

天下之物同類者相濟也異類者相制也物之白者投
之黑則黑矣物之黑者投之白而白矣若白雪之白與
白玉之白白玉之白與白羽之白則安能以相變故天
下之物未有同類而相制者也今夫醫之用藥必察其
品之孰爲溫孰爲涼又察人之疾之孰爲熱孰爲寒有
熱疾者投之以涼有寒疾者投之以溫故隨其所用而

無弗效焉若熱而益之熱寒而益之寒其不至於殺人者幾希是故良醫不反其性不足以治疾聖人不反其道不足以制人昔項羽既破秦兵於鉅鹿遂鼓行而西入關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分建諸侯王而王漢高帝於漢中當是時羽挾百戰百勝之鋒諸侯相顧莫敢枝梧高帝雖有良平之善謀韓彭之善戰不能與之爭於是逡巡引去俯首而入漢中燒絕棧道示天下不復出然而數年之間天下卒歸於漢蓋高帝之能勝項羽者以柔制剛也及漢之衰三國竝立諸葛亮以王佐之才善用其民既定南蠻之地整師而出北伐中原其勢不

可當然以轉餉之艱利在速戰司馬宣王知之與之相持而不與之決戰受其巾幗之辱而亦安之人謂司馬懿畏蜀如虎而亮固已坐困矣蓋司馬宣王所以能勝諸葛亮者以鈍制利也夫剛與利天下至美之名也柔與鈍天下至不美之名也使漢高帝司馬宣王恥其名之不美而欲以己之剛勝人之剛以己之利勝人之利則終歸於敗而已故夫名無論美惡取足以相制而止柔與剛反則柔雖不美之名而制剛者必柔也鈍與利反則鈍雖不美之名而制利者必鈍也吾故曰凡異類者相制也方今天下所與吾爲難者誰歟其人無多也

其地至遠也以大小之形言之我大而彼小也以主客之勢言之我主而彼客也徒以其人心計之巧技術之工遂足抗衡乎中國而與我爲難于是吾士大夫相與謀曰吾安得亦如其人心計之巧技術之工乎日夜思所以及之甚者奉其人以爲師嗟乎彼以巧勝我而我亦欲以巧勝彼則非吾向者之說矣况學人之巧以求勝人之巧歟秦青天下之善謳者也有從之學謳者三年自以爲盡其妙矣將辭而歸秦青曰子今將歸吾爲子謳于是抗聲而謳聲振梁欐學謳者大驚終身不言歸甘蠅古之善射者也有從之學射者三年自以爲天

下莫已若矣乃謀殺甘蠅呀弓而射之甘蠅張口而承之嘻曰子從我三年未教子嚙鏃也學射者大驚播弓矢而謝之是故學於人者未有能盡其人之技者也而望以勝其人乎羿之盡其技以授逢蒙也不知其將殺已也今明告之曰吾將以爾爲羿而求其盡術以予我必不可得之數也是故學人以求勝人大惑之道也然則勝之將奈何曰吾固言之矣兩剛不能以相制制剛者柔也兩利不能以相制制利者鈍也然則兩巧不能以相制制巧者拙也今使朝廷之上屏棄繁文刪除縟節凡鋪張粉飾以爲耳目之觀者悉置不用罷不急之

官廢無實之事賞必副其功罰必當其罪內與外不相
遁上與下不相蒙然後封疆之吏誠於察吏安民而不
文飾於章奏郡縣之官誠於興利除害而不諉誣於簿
書將帥之臣誠於殺敵致果而不以冒濫爲功學校之
師誠於敦品勵行而不以速化爲教然後士信而民敦
工樸而商慤然後田野闢而衣食足廉恥重而禮讓行
若是者皆拙之效也彼挾其心計之巧技術之工以眩
吾之耳目而吾不爲之動則彼固索然而返矣卽或決
命于疆場彼之利器足以傷我者不過數百人耳數十
人耳吾賞罰信必號令嚴明千百爲輩如牆而進彼奈

我何故曰惟拙可以制巧以大拙制大巧必勝之術也
吾願世之士大夫但求其可以相制而無恥乎名之不
美以莅中國而撫四夷其諸猶運之掌歟

性說上

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子曰人之性惡夫性之善惡孔子
所不言則二子之說未有以決其是非也然而吾之論
性不從孟而從荀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烏乎孩提之童豈誠知愛其親
歟其母乳之其父爨休之故赤子之愛其親者私其所
昵也順是以至於長大於是同異之見於是有憎愛

之私而獄訟由此興兵戎由此起適足以明性之不善而已矣安見其爲善哉今使鄰之人與之糗餌其兄斂而返之則且瞋目而視其兄然則孟子之說非也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嗚呼使天下之人而皆聖人賢人卽其不肖者亦不失爲君子而爲不善者千百之一也則孟子之言信也今天下之人爲善者少而爲不善者多何其性之善變乎夫水之搏而過顙也俄而復其故矣水之激而在山也不崇朝而復其故矣其

性不如是而疆之如是固未有能久者也人之爲不善若將終身焉然則孟子之說非也且人之有善惡猶人之有壽夭也人之壽至七十者稀矣八十九十者或僅有之至百年者往往而絕焉故一邑之中有百年者則且以爲異矣夫所謂聖人賢人者或數百年或數十年而始一人焉一邑之人之眾而百年者一人固已謂之異千百年之人之眾而聖人賢人者一人豈得謂之同乎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嗚呼何其言之易也若夫人皆可以爲堯舜則有之矣今夫吾壽固不可得而知也然而善養生者慎寒暑節飲食損嗜欲亦自足以卻病

而益壽是故百年可以養而至也堯舜可以學而至也此非直孟子言之雖荀子亦言之故曰涂之人可以爲禹然而荀子取必於學者也孟子取必於性者也從孟子之說將使天下恃性而廢學而釋氏之教得行其間矣書曰節性惟日其邁記曰率性之爲道孟子之說其率性者歟荀子之說其節性者歟夫有君師之責者使人知率性不如使人知節性也故吾之論性不從孟而從荀

性說下

荀子曰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

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人之治而禮義之化也嗚呼其言盡之矣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然聖人者作懼其人之禽焉獸焉於是教之使知有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尊卑上下長幼之分而民始皆茫然無所措手足於是制之爲禮若曰能如吾禮足矣而民又不能皆然於是制之爲刑夫使人之性而固善也者聖人何爲屑屑焉若是或乃曰聖人之教人以人性之本善也若人性不善則教無所施今將執禽獸而使知有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尊卑上下長幼

之分得乎哉吾則曰此非性之異也才之異也禽獸無人之才故不能爲善而亦不能大爲惡人則不然其耳之聰目之明手足之便利心思之巧變可以無所不爲故能役萬物而爲之君配天地而參焉若是者皆其才爲之也故方其未有聖人也天下之人率其性之不善而又佐之以才蓋其爲惡有什伯於禽獸者矣聖人曰是能爲惡亦將能爲善非如禽獸之冥頑不靈無所施吾教也於是以其所能教人之不能以其所知教人之不知而人之才果足以及之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荀子曰涂之人可以爲禹夫其所以可者才也非性

也且夫人有人之聖物亦有物之聖記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保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然則鳳皇麒麟神龜蛟龍之數者亦物之聖者也人之聖者能以其所能教人之不能以其所知教人之不知而物之聖者不能焉此非其性之不足而其才之不足也是故性也者人與物所同也才也者人與物所異也吾之論性不從孟而從荀然性既惡矣人且曰吾禽獸耳何善之能爲故吾屈性而申才使人知性之不足

恃然故不學者懼矣使人知性不足恃而才足恃然故
學者勸矣

封建郡縣說

自秦廢封建以郡縣治之遂爲萬世不易之法論者以
爲如冬寒夏葛之各適其時耳吾謂封建必以郡縣之
法行之郡縣必以封建之法輔之兩者並用然後無弊
古者天子畿內其地千里千里之中有六卿六遂之制
卽郡縣之法也其外以八州之地爲一千六百八十國
五國則有長十國則有帥三十國則有正二百一十國
則有伯凡八伯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

長分而屬於天子之老二八曰二伯此其大小相制內
外相維亦卽郡縣之法也自齊桓晉文興而諸侯以力
相勝其地大其國疆則遂爲之長天下之諸侯聚而聽
命乎盟主而屬長連帥之制蕩然無存自此天下之勢
楸而無紀至秦而同歸於盡吾故曰封建必以郡縣之
法行之然後無弊雖然郡縣之世亦豈可以廢封建乎
哉世以罷侯置守爲始皇臯夫罷侯置守未失也其失
在乎專用郡縣而不復存封建之制方秦初并天下李
斯言置諸侯不便丞相綰等言燕齊地遠宜置王而始
皇曰廷尉議是夫使始皇取綰與斯之議而兼用之內

地置守尉監而遠地置王則夫陳勝者安能起隴畝之
中而亂天下哉且亦何畏乎匈奴而竭天下之力以築
長城也哉是故郡縣亦必以封建之法輔之而後無弊
也嗚呼宋之已事可以觀矣宋太祖既有天下以爲中
國之患莫大乎藩鎮於是罷節度使而以文臣領郡爲
疆榦弱枝之計然而河東之折氏靈武之李氏則猶許
其世襲如故也其後議者以世襲不便移李氏於陝西
而靈武之失不旋踵矣然則內地郡縣而邊地封建固
有天下者之長計也世之論者自唐以前皆是封建而
非郡縣自唐以後皆右郡縣而左封建胥一偏之見而

已矣

公私說

古之聖人先公乎先私乎曰先私也夫古之人有曰公
而忘私者矣今謂聖人先私而後公豈有說乎曰吾以
聖人之制字知之矣夫公者古之公私字也韓非子曰
倉頡作字自營爲公背公爲公然則古者固先有公字
而後有公字矣夫自後世言之則公者美名而私者姦
衰不正之號也若夫聖人制字之意或者其不然乎夫
自者對人而言之也自爲營而安其身所謂自營
爲公也於是推以及人使人人得以自營是卽公矣以

其爲人謀而非自爲謀故曰背公爲公然則公者生于私者也先私後公固其理也中庸曰誠者所以成己也所以成物也先成己而後成物此卽先私後公之旨也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雖先九族而後及於萬邦黎民此卽先私後公之旨也古人之辭言公必及私其在詩曰雨吾公田遂及我私又曰言私其穢獻豸于公聘禮有公幣又有私幣私固聖人之所不禁也至僞古文尙書乃有以公滅私民其允懷之說非古誼矣夫無私則公於何有使天下之人而盡滅其私則人之類滅

久矣禮運曰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此非聖人之言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則聖人之言也是故推私以及公者聖人也有私無公則爲楊子之爲我有公無私則爲墨子之兼愛兼愛非聖人也爲我亦非聖人也然而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是爲我猶近於儒也後之君子執以公滅私之說而欲示天下以無私不知其適爲墨氏之徒矣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以墨者夷子爲二本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然則先私後公可知矣昔周公立七十一國而姬姓者五十有三天下不

以周公爲非者聖人固先私而後公也先私而後公非
聖人之德之不慮也理固然也一家安而後一國安一
國安而後天下安也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春秋之
誼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孰非先私而後
公也哉嗚呼吾斯言也自漢以來儒者未有及此者也
其爲世所詬病必矣然而後之君子得吾說而深思之
其諸可以治天下歟

禮理說

禮出於理乎理出於禮乎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
起也是禮固出於理也然而聖人治天下則以禮而不

以理以禮不以理無弊之道也且如君臣無獄父子無
獄若是者何也禮所不得爭也禮所不得爭故以無獄
絕之也使不以禮而以理則固有是非曲直在矣君臣
父子而論是非曲直大亂之道也是故聖人治天下以
禮不得已而以理何也天下之人而皆從吾禮則固善
矣不幸而有不合乎禮且大悖乎禮者不得不以理曉
之此古治獄之官所以名之曰理也禮者治之於未訟
之先理者治之於既訟之後也然而遇君臣父子之獄
則仍不言理而言禮舍禮而言理是使天下多訟也且
禮者天下無一人不可以遵行而理則能明之者尠矣

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此在聖人則可耳使胥天下之人而使之斟酌乎理以定從違則必有得而有失矣幸而從純之儉可也不幸而從拜下之泰將奈何固不如一概繩之以禮爲無弊也夫天理之說已見於樂記非宋儒勦爲之然聖人治天下以禮不以理理也者不得已而用之於治獄舍禮言理是治獄也治天下非治獄也以治獄者治天下而人倫之變滋矣今夫婦人從一而終周公著其文于易理固如此也及其制禮也則有同母異父昆弟之服是又許之再嫁矣然後知聖人之于人繩之以禮不繩之以理也故中材以

下皆可勉而及也後之君子以理繩人則天下無全人矣嗚呼是司空城旦書也

周書明醜說

吾讀周書度訓篇曰罰多則困賞多則乏困無醜教乃不立是故明王明醜以長子孫度訓篇曰夫民生而醜不明無以明之能無醜乎若有醜而競行不醜則度至于極又曰天道三人道三天有命有禍有福人有醜有紕繆有斧鉞以人之醜當天之命以紕繆當天之福以斧鉞當天之禍常訓篇曰明王自血氣耳目之習以明之醜醜明乃樂義樂義乃至上此三篇者皆文王之

書而其書皆言醜且與紼纒斧鉞竝列而爲三嗚呼古
之聖人所爲移風易俗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
其莫大於醜乎蓋聞上古之時無所謂五刑也畫衣冠
異章服以醜之而已矣故曰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
以菲履當劓以艾鞞當宮以布衣無領當大辟夫如此
者其於人非有毫髮之損也然而人之受之者不啻刀
鋸之在其身是何也曰醜也至於後世刑不可得而廢
矣然而人之耳目形色猶古也其血氣心知亦猶古也
亦安在不可以醜之哉是故聖人之立教也曰不用吾
教者不與之齒夫不與之齒亦於其人無毫髮之損也

然而而是人也行乎國中而居乎宗族鄉黨薊之時有與
我等夷者焉今不與我齒矣有卑幼於我者焉今不與
我齒矣此其醜豈直擿之於市而已哉今夫紼纒也斧
鉞也實焉者也醜則虛焉者也實之爲用有窮而虛之
爲用無窮故醜者聖人治天下之大權也今之世孝子
順孫義夫節婦有聞于朝而旌其閭者矣至于干名
犯義傷風敗俗者未聞別異其衣服居處禁不與齊民
齒也是民知爲善者之榮而不知爲不善者之醜也此
刑罰之所以日繁而奸宄之所以不息歟昔孔子射於
矍相之圃使子路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

爲人後者不入是亦醜之之意也後世若蔡興宗之於王道隆江敷之於紀僧真其有矍相之遺風乎是故紼纒也斧鉞也朝廷之事也不在其位不得議也至於醜則士大夫與有責矣

左氏春秋傳以成敗論人說

天道有時而變聖人必言其常所以杜人僥倖之心而使善者有所慕惡者有所懼也今夫以孔子之聖而逐於魯厄於宋菜色於陳蔡晉之六卿魯之三家其材不足爲孔氏之僕隸而執國之大柄然而孔子作春秋微其文約其詞於當時諸侯大夫之罪未嘗斥言之也夫

使當時諸侯大夫之罪而皆箸於後世則人將以天道爲疑天道不信于天下而天下之亂從此起矣左氏因春秋而作傳蓋深得聖人之意者也是故于齊之陳氏晉之韓魏趙氏皆箸其所以興小而江黃大而陳蔡諸國皆著其所以亡其興也以爲是固足以得之也其亡也以爲是固足以失之也世之讀其書者因以成敗論人爲左氏病嗚呼使左氏不以成敗論人而務得其實則可免於後世之譏然其爲天下禍且愈以烈夫人知國之可以無罪滅也則大國日以肆小國日以偷夫人知爲人臣者苟得其權卽可以取其國而代之也則國

之疆臣人人以操莽爲可爲而亂臣賊子接踵於世矣
何者以天道爲不足信其弊固必至於此也左氏之後
稱良史者莫如太史公太史公之書不以成敗論人者
也故其爲伯夷傳於顏子之天盜跖之善終反復太息
三致意焉夫若此者皆聖人所未言也豈聖人所見固
不及此歟存而不論論而不議正聖人之善存天道也
自太史公始言之而後世嘵嘵無已時矣今夫項羽殘
暴不得天下固宜而垓下之敗自謂天亡我至今悲之
李廣無功其不得侯又何足道而至今以爲數奇雖大
儒如韓退之猶感田橫義高能得死士過其墓而弔焉

凡此皆太史公啓之也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
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南
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左氏之書有尙
德之意其聖人之徒歟

論語正名說

論語載孔子之言曰必也正名乎馬融以爲正百事之
名其說是也蓋萬物之名皆不可以不正昔黃帝正名
百物記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傳曰名以出義義以制
禮自古聖人未有不以此爲先者吾觀王莽之世一郡
之名或至五易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記每下詔書輒

繫其故名當時天下莫不苦其煩擾而後之作史者且書之以爲笑然後知孔子之言非迂也國之將亡於名號之間必多更易漢末改司空爲御史大夫改部刺史爲州牧又改并州郡復古九州而漢亡宋政和中以古制改易官名又改公主爲帝姬又上昊天后土徽號而宋亡是故孔子之言萬世法也後之儒者乃徒以祖禩爲說夫正則無不正不必以一事爭也聖人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豈屑屑焉如宋人之議濮園明人之爭大禮哉

孔門四科說

昔論語列顏閔諸人而分之爲四科蓋非孔子之意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然則德行言語可分乎又曰爲政以德然則德行政事可分乎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然則德行文學可分乎且顏淵居德行之首而曰夫子博我以文是豈不足於文學其次爲閔子騫而夫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是豈不足於言語終之以仲弓而夫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是豈不足於政事是故四科非孔子之意也自孔氏之門有四科之目而後世又妄有軒輊於其間遂爲古今學術之一變周禮曰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分師儒而二之

蓋卽德行與文學之異也此非周公之制也鄭康成曰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保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古師保之職豈以是分乎考之周初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豈周公不長於六藝而召公不優於德行乎相沿以至後世而儒林與文苑分矣道學與儒林又分矣後之學者喜其名之尊而託焉彼固謂吾於聖門得列於德行之科矣而不知與齊梁之士彫琢字句以爲文學者蓋無以異焉何也其無實一也夫人各有能不能孔氏之徒各有所長固無足怪然分爲四科而以德行冠之使後世空疎不學之徒得而託焉則於學術

之盛衰人材之升降所繫甚大是不可以不辯故曰四科非孔子之意也

蜀漢非正統說

以正統予蜀者朱子之失也自陳壽三國志之後皆以魏爲正統習鑿齒生東晉之時初爲帝蜀之說而溫公通鑑仍以魏爲正統固知其說之不足據矣至朱子作綱目乃始黜魏而帝蜀嗚呼正統者天下之公非可以私意予斂其間當是時中原之地已盡入於魏安見夫天下之統不在中原之魏而反在區區一州之蜀歟先主於漢無論其昭穆無考不得以光武比卽使其果爲

漢裔而漢自桓靈失道自絕於天天命不常豈一姓所得而私哉先主崎嶇畢世不能爭尺寸於中原孔明繼之亦無所濟天之棄漢已可知矣而作史者乃欲於千百年後追而予之不亦誣乎且夫漢有天下四百餘年當時臣子或不忍其遽亡而冀幸其少延於蜀此固仁人誼士之用心而亦君子之所許也是故晉既亡矣而韓延之之徒不忘晉唐既亡矣而孫郃韓偓之徒不忘唐君子未始不哀其遇而悲其志然而此一二人之私也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奈何徇一二人之私而廢天下之公乎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天實主之亦豈儒者

所能斂彼以與此乎故曰以正統子蜀者朱子之失也或曰春秋僖公十七年齊人殲于遂穀梁子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昭公九年陳火公羊子曰存陳也然則聖人之重絕人國固如此今子之說無乃非春秋之義乎曰陳滅於楚不久而復此可以例西漢之中絕而不可以例東漢之亡是故王莽與朱溫均之篡也漢能復興則王莽不得成其爲新唐不復興則朱溫得成其爲梁使昭烈而能爲光武以之黜魏可也若夫據一州之地而欲竊天下之統君子不許也且春秋之存遂非存遂也當是時遂既亡矣而遂之遺民不忍其亡

集二
三
織齊之戍者以報故主之怨雖不足以復國亦仁者所
哀矜焉是故春秋書之以勸後世之爲人臣子者綱目
於宋元嘉四年書晉處士陶潛卒吾以爲得春秋存遂
之意而豈所以論天下之統乎故曰以正統子蜀者朱
子之失也

十二支說

古者用于而不用支郊之辛也社之甲也外事用剛日
則甲丙之屬也內事用柔日則乙丁之屬也易有先甲
後甲先庚後庚春秋有上辛季辛禮有上丁仲丁皆干
也月令言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

日壬癸而不及十二支然則古人不以十二支配五行
明矣其不以十二支配五行何也曰十二支無土也世
以辰爲春季之土未爲夏季之土戌爲秋季之土丑爲
冬季之土夫土位乎中央者也今寄王四時而各居其
末則爲四時之餘氣矣且土寄王四時各十八日故合
之爲七十二日五行各七十二日所以無偏勝也若以
辰未戌丑之月爲土則不止於七十二日若各以其月
之十八日爲土所寄王之日則辰未戌丑不得爲純乎
土是二者皆未合也且土王則水死丑爲土所寄王而
於時則冬也水德方盛而謂其遽死乎蓋嘗論之十干

屬乎天天者太虛無物而自天以下之物其象皆見於
天有木則有木星有火則有火星有土則有土星有金
則有金星有水則有水星故以十干配五行於理於數
無不合也若十二支屬乎地地則塊然皆土而已矣是
故十二支皆土也合之爲土而分之則寅卯辰爲木巳
午未爲火申酉戌爲金亥子丑爲水木也火也金也水
也皆附於土者也是故十二支皆土十二支無土也古
人用干而不用支以此也然則土寄王於四時如何曰
土寄王於四時非寄王於四季其寄王也仍以干而不
以支禮所謂中央土其日戊己是也蓋孟仲季三月以

九十日爲率九十日之中戊日九巳日九其大較也古
之王者以此爲土所寄王之日於是衣黃衣服黃玉居
太廟太室以應中央土四時皆然禮家無所繫之乃繫
之夏秋之交夏秋之交四時之中也合四時計之得七
十二日爲土所寄王之日而五行各得七十二日矣後
人讀禮不審而疑土寄王於夏季因推之於春於秋於
冬各以其季月爲土所寄王然則所謂其日戊己者何
爲也哉蓋土無正位非戊己之日則無所寄故特箸之
曰其日戊己彼木火金水各王一時固不繫乎日也而
亦書其日者以配中央土之文耳夫土寄王於戊己之

日經有明文世儒不知其義而以辰未戌丑之月當之其失已甚故自土寄王之義明而十二支無土之說益信鬼說以其季以氣土氣寄五氣則地氣其日也五音生而不知樂其生死而不知畏其死者草木是也禽獸則不然其生也樂之其死也畏之樂其生而不知所以養生畏其死而不知所以避死者禽獸是也人則不然凡可以養生者無不爲凡可以避死者亦無不爲由是言之禽獸靈于草木者也人靈於禽獸者也是故草木生而無知禽獸生而有知死而無知人生而有知死而

有餘知夫死而有餘知所謂鬼也是故萬物無鬼而人有鬼人之生有盡時人之死而爲鬼亦有盡時或一二年而泯矣或十數年或數十年而泯矣世無百年之人則亦無百年之鬼也且書傳言鬼神者往往出于衰亂之世是何也衰亂之世人之不得遂其生者多矣或死於水火或死於盜賊或死於疫癘此皆未盡其所受以生之氣而忽然以死者也今有人氣血彊盛無纖芥之疾而適遇盜賊之變聲未絕而脰已斷此斯須之間豈能泯焉泯滅若蟣蝨之糜於爪甲蚊虻之碎於指掌哉其有鬼也必矣若夫治平之世人人得終其天年至於

死而所受之生氣已盡又何鬼之有卽有鬼亦不能著
靈怪爲禍福矣是故治世之鬼少亂世之鬼多治世之
鬼弱亂世之鬼彊

神說

有鬼焉因而有神今夫人之生也不能無爭奪賊害焉
則必擇人之賢且才者以治之其死也其遂能如尊盧
赫胥之世乎亦不能無爭奪賊害焉則必擇鬼之賢且
才者以治之旣擇鬼之賢且才者以治之則必爲之名
以異之於是命之曰魍說文解字曰魍鬼之神者也是
其物也至於神則天神也後人因魍神同音借神以爲

魍而天神與人鬼之魍始無別矣今人或死而復蘇見
所謂神者率皆人間官長也然則生而爲官長者死或
卽爲神矣世無百年之人則亦無百年之鬼無百年之
鬼則亦無百年之神然而神或久而不泯何也蓋其生
也得氣獨厚異乎常人故其死也餘氣亦厚異乎常鬼
以人言之若古稱彭祖後世稱李八百是也以神言之
若前代所奉城陽景王蔣子文近代所奉關壯繆是也
以世有久而不死之人知亦有久而不泯之神也以人
之不死者卒無不死知神之不泯者終無不泯也是以
城陽景王蔣子文今世無聞焉自夏以上祀柱爲稷自

商以來祀棄爲稷蓋柱之神泯矣此聖人知鬼神之情
狀也且世俗立一神祠必有靈鬼附之非必卽其所奉
之神也何以知之如城隍者地祇之類非人鬼也而世
人或見城隍神者服 本朝之衣冠 本朝之冠豈非
有靈鬼以附之乎然則若城陽景王蔣子文之流著靈
異爲禍福或亦此類矣夫天不加高也地不加厚也人
則日益多也人多則鬼多鬼多則神多不惟治鬼也且
以治人胥天下而聽之神嗚呼神哉神哉

經義雜說

唐虞以前不知凡幾千百年矣而禮樂猶未興制度猶

未備然則聖人之於天下何苟且因循如是邪及讀易
屯蒙之後繼之以需乃釋然曰聖人固有所待也使天
下之人櫓巢營窟猶足以爲居處茹毛飲血猶足以爲
飲食則聖人不亟亟焉舍其舊而謀其新魯兩生曰天
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吾不忍爲也
兩生者其有得乎需之義者邪

大畜乾在內得天者也可以有爲而外卦爲艮是可以
有爲而不得有爲也豈非時爲之乎故曰大畜時也无
妄乾在外天已去之矣不可以有爲而內卦爲震是不
可以有爲而欲有爲也災必逮夫身矣故曰无妄災也

君子之於大畜也修德以待時君子之於无妄也守正
以免災

人情於安樂之中惟恐其不能久而於患難之中惟恐
其久聖人於豫之六三曰遲有悔戒人之溺也於困之
九三曰徐有說欲人之安也

豐上六曰三歲不覿困初六亦曰三歲不覿豐之極困
之始矣

困而即求出非行乎患難之道也故困九二曰征凶困
而不求出又非生於憂患之道也故困上六曰征吉
夫洪水之患自生民始矣蓋自有天地而即有水女媧

氏之世已有水患而栗陸氏亦嘗疏導泉原伏羲氏六
佐陽侯主江海少昊氏四子修與熙相繼爲水正蓋世
有汎濫衝突之憂亦世有防禦修理之事當堯之時天
下大治固已水患漸去而水利漸興其云洚水警余正
孟子所謂猶未平耳非自堯始也世以堯湯水旱竝言
未得其實

吾讀書而知夏后氏之德之遠也武王孟津之會諸侯
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商先王之遺澤微矣至湯之伐桀
雖毫之民有不樂焉故曰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
其大賚女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奴戮

集二
女罔有攸赦嗚呼誘之以利脅之以威豈如周人之歌
舞以從事乎桀奔南巢巢之人遂奉以爲君桀死之後
疑又奉其子孫是故武王克商以旅巢之命命巢伯謂
之旅者其亦以先代之後而賓之邪蓋禹有大功於天
下而享國又不如商之久故桀雖無道而人不忍其亡
仲虺之誥所以作也若曰釋其君之慙云爾則仲虺之
愛其君亦陋矣

微子之篇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又云今殷民乃攘竊
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法令之不行乃至於
此雖欲不亡得乎論者謂殷道尙嚴而不知其亡也乃

失之寬是何也嚴極則反寬矣昔漢武帝作沈命法羣
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
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
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
避法焉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天下事固有以密
而反失之者殷之末造或亦類此歟

世之攻古文尙書者皆知秦誓之僞矣然其中有大謬
於聖人者或未之知也夫牧野之事武王之不幸也此
何如事而必以累文王哉今乃曰吾文考固將爲之吾
受命於文考者也此非武王之言也且夫文王豈有意

於取商哉非特文王雖武王亦豈必欲取商哉向使周師未出而紂先自斃武王必不因其喪而伐之也紂死而所立者賢武王北面而事之必不以失天下爲惜也時哉弗可失斯言也何不仁之甚哉范蠡勸句踐勿與吳平張良勸高祖追擊項羽羊祜杜預之徒勸晉武早定江南皆此意也武王爲天下除暴亂非爭天下也何爲而言此此亦非武王之言也孟子曰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孟子此言特以勸當時之君使知王政之可行而已矣若以武王

言之則是幸紂之將亡而取之惟恐不及雖以爲無利天下之心吾不信也夫吳公子光之刺王僚也曰此時也弗可失蒯徹之說淮陰侯反漢也曰時乎時乎不再來斯言也豈宜出之武王之口哉然則秦誓之僞卽此可見若徒推求於字句之間抑末矣

洪範五福曰壽曰富曰康甯曰考終命此其爲福人所知也曰攸好德此其爲福人所不知也夫好德而謂之福何也曰此乃福之自己求者也其外四者則皆不可必也謂壽可必乎顏淵夭矣謂富可必乎夷齊餓矣謂康甯可必乎孔子厄於陳蔡矣謂考終命可必乎龍逢

比干不得其死矣而德則所得於己者也飯蔬食飲水
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何必富朝聞道夕死可矣
何必壽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
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何必
康甯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生而取義者也何必考終命是故君子坦蕩蕩惟有德
也小人長戚戚惟無德也夫終身坦然無戚戚之意福
莫大於此矣此攸好德所以列於五福也
厥或告曰羣飲女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惟
殷之迪諸臣惟工乃誨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夫人

相與飲酒而輒殺之商鞅韓非之所不爲而成王周公
爲之乎至於殷之迪諸臣惟工始既從君於昏又不知
自悛而仍誨于酒此宜法之所不宥而反曰勿庸殺之
姑惟教之輕重失宜孰甚於此吾意此必傳之者倒其
文也厥或告曰羣飲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又惟殷之迪
諸臣惟工乃誨于酒女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蓋一告災一怙終也其下云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正承
予其殺而言若如今所傳則勿庸殺之之後乃有時同
于殺之文而文義不倫矣
穆王之作呂刑也五刑之疑而皆使之贖殆周之弊政

集二
歟曰非也人之罪固有可疑者不使之贖何以處之或曰罪疑惟輕古之制也而亦有不可者今使疑於大辟則降而官疑於官疑於刑則降而刑而劓而墨是人也一犯疑似之迹而終身不得爲完人仁者之所不忍也或又謂堯典流宥五刑固所以處夫入於五刑而情可疑者然人情重去其鄉固有願罰而不願流者矣穆王此書豈非仁者之用心歟孔子所以有取也若其詞之哀矜惻怛猶末也

春秋始隱公元年終哀公十四年魯史豈止此哉孔子非史官不必備也詩始關雎終殷武詩豈止此哉孔子非樂官不必備也其後禮廢樂缺而詩亦亡惟此三百十一篇孔氏門人世守之以不至泯滅司馬子長生於漢世見詩之存者止此也於是有孔子刪詩之說吾謂孔子於詩錄其善者而未嘗刪其不善者但可云詩三百篇因夫子所錄而存不可云詩三千篇因夫子所刪而亡甚矣夫詩之不易解也且如習習谷風一篇婦人見棄於夫而作然此婦所以見棄之故誰知之哉今欲釋其詩豈獨當知其見棄之故且必周知其平日家庭瑣屑之事而後詩中之意可知也此不惟今人不知雖孔子

當日未必知也然則詩中之意獨此婦與其夫知之耳夫禮雖亡缺其存者固可考易之所言者理數也猶可推測而知春秋之事具於三傳知其事即可求其旨矣詩人之意吾何從而測之哉甚矣夫詩之不易解也野有死麕之詩曰無感我悅兮無使虓也吠將仲子兮之詩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二詩語意正同皆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朱文公於將仲子兮即不用序說亦何至以爲淫奔之詩哉使此詩幸而得列於二南朱子亦必曰其凜然不可犯之意可見矣

山樞之詩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夫其身雖死其子孫

固在也豈其衣裳鐘鼓遽屬之他人哉然則他人者正指其子孫而言古聖人於鐘鼎銘詞莫不曰子子孫孫永寶用今乃以他人外之其意達矣自後莊列之徒出以天地爲逆旅以形骸爲外物况於子孫乎然而其旨則已見於三百篇矣

惡惡如巷伯蓋取其惡惡之中而不失忠厚之意也詩中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若曰彼之譖人不知何人爲之謀非其本心也所以寬之者至矣

瓠葉之詩乃傷世亂民貧不能如禮也國之將興財力充裕吾於魚麗諸篇見之及其亡也物力雕敝萬事苟

簡而已吾於瓠葉一篇見之

桑柔之詩有滅我立王之語或疑爲共和之詩吾以爲東遷時之詩也其時諸侯奉太子宐曰爲王而虢公別立王子余臣於攜作此詩者其攜王之臣歟宐曰以母廢奔申居申七年而申侯以犬戎入然則滅我立王卽指驪山之變降此蝨賊謂犬戎也誰生厲階斥宐白也維此惠君美攜王也考慎其相謂虢公也維彼不順自有肺腸言宐白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真非人心也詩中多以彼此爲言此者攜王彼者宐白也王子朝之告諸侯也曰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以攜王爲奸命

此乃臣子之辭非正論也當日犬戎之禍宐白縱不與謀亦當從春秋趙盾許止之例無所逃罪矣虢公之立余臣蓋仗義之舉未可以成敗論也孔子錄此詩於雅其旨微矣

禮之不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吾觀曲禮一篇無非戒人之不近人情耳竝坐不橫肱共飯不澤手毋踐履毋踏席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弗遂將上堂聲必揚君子欠申待坐者請出矣如此之類其於人情委曲周到學者能留意於此馴而至於動容周旋中禮不難矣若其繁文曲節古今不能通行者皆禮之末也

非其至者也

夫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是故後人之所爲有足補古人所未及者未可是古而非今也古者大夫士無不有廟至後世廟廢而墓祭興焉夫舉親之遺體而委之野乃歸焉而隆其堂闈焉而深其室曰吾親之神在是無乃舍其所可知而求其所不可知乎知鬼神之情狀者莫如聖人孔子之論鬼神也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由是言之墓祭雖非古孔子復生亦所不廢也古者祭必有尸至後世尸廢而圖像興焉夫祭之立尸孫而以祖奉之人而

以鬼事之近於戲矣自楚辭有像設君室之文而後世子孫之於祖父無不圖其像而藏焉唐制於別殿安置祖宗御容每日具服朝謁雖於古禮無徵然子孫而不覩祖父之像則何以云如見所祭乎是二者皆足補古人所未及也

儀禮十七篇而射居二焉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先王之世所以士兼文武也記曰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焉蓋聖人以弧矢威天下故欲人人習之而以禮樂爲之飾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類是也若夫樵夫笑危冠之飾輿臺恥短後之服此則後人高論而

非先王之教矣明初取士之制中式者復以五事試之而首以騎射厥後此制廢而專以括帖取士於造就人材之道或猶未盡乎
周官之書非周公所作也意周室既衰之後有志之士感王者之不作禮樂崩壞刑政紊亂乃因周制而損益之以成此書亦欲成一代之制爲後世之法故與周制頗有不合卽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之名亦非周制也孟子論周禮不及此書豈大儒如孟子未之見乎固知非周公之書矣
禮云勞毋袒暑毋褰裳此可知袒之爲不敬孟子袒裼

裸程亦是極言其不敬耳而內則又云非有敬事不敢袒裼遂有以袒裼爲敬者吾謂袒裼自是大不敬之事而有時不得已用之至敬之地祭禮君肉袒親割夫親割非肉袒不可也束帶佩玉而割其可乎若非親割必不敢袒此卽非有敬事不敢袒裼之謂也
子卯之忌在漢世有三說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此一說也鄭康成注禮何休注公羊傳並云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亡又一說也翼奉傳曰子爲貪狼卯爲陰賊又一說也夫紂以甲子亡有尙書可證至桀以乙卯亡經無明文賈孔之疏皆據商頌昆吾夏桀一

語謂夏桀與昆吾同日誅而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宏曰是昆吾稔之日也遂謂桀亦以乙卯亡然則萇宏何不云桀亡之日而云昆吾稔乎呂氏春秋簡選篇曰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邲遂禽推移大犧登自鳴條入巢門遂有夏是桀之亡以戊子非以乙卯也古事茫昧不可推知而桀以乙卯亡之說終無依據且經文但言子卯無言甲子乙卯者鄭司農之注翼少君之說或未可廢乎春秋詳略之間各有其義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桓十七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侯則皆侯也人則皆人也

故一書來朝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一則伯也一則侯也故兩書來朝詳略之間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者歟

春秋詞簡而意明如鄭忽突之爭國也春秋於忽書鄭世子於突書鄭伯聖人之意若曰當有鄭國者忽也終有鄭國者突也而鄭事定矣子儀子亶之事不見於經蓋有所不足書也

鄆季姬之事傳者異辭吾意季姬必已許鄆子而未嫁者也公怒鄆子之不朝而中絕其婚季姬不肯改適故爲防之遇而使來朝於是鄆子感季姬之義卒朝於魯

僖公嘉季姬之節卒歸之鄆夫未嫁之女而與夫遇非禮也雖然權也春秋詳書其事蓋善之也如謂僖公愛女聽其擇配固非人情卽謂歸甯見止是惡婿而執女亦非人情且季姬於何年始歸鄆不見於經何也春秋所書魯女旣嫁則繫以國季姬已歸鄆而不書鄆又何也

齊桓夫人三皆無子而庶子之中獨公子無虧長則無虧之立正也宋襄欲圖諸侯而知諸侯之未能忘齊桓是故納孝公蓋孝公立則德宋必甚必不與宋爭諸侯矣左氏謂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此宋襄所以

欺諸侯也春秋書師救齊狄救齊穀梁子曰善救齊也救之者是則伐齊而納孝公者非矣春秋亡國之君不再見於經有宗廟焉有社稷焉而不能守而又不能死是固不足復見之於經矣且旣去國則一匹夫耳不得復謂之某公也是故桓五年書州公如曹其明年來魯則不復書州公或以爲省文聖人作春秋爲萬世法豈省此兩字哉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書出而昭二十二年王猛居于皇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不書出蓋皇與狄泉皆周地而襄王居鄭則出乎王畿之外矣故書出也必

謂天子無出書出則爲貶者非也王朝之臣亦然自王
朝而出奔自宜書出襄十三年王子瑕奔晉昭二十六
年王子朝奔楚皆不書出者二子爲亂春秋蓋絕之于
周若曰非周之臣子也成十二年周公奔晉周公懟王
固有罪矣而未至如二子之甚故書出必謂自周無出
書出則爲貶者亦非也

晉納捷菑于邾經不曰弗果納而曰弗克納則知聖人
之意美邾也非美晉也春秋之世小國畏大國如虎有
出其君以說者衛成公是也有弑其君以說者齊莊公
悼公是也况纒且未成爲君晉欲納捷菑則纒且雖長

若之何乃能拒而弗受邾雖小國有人焉春秋書弗克
納其子邾人也深矣

伯姬歸宋三國媵之蓋前此魯女適諸侯皆小國如紀
如鄆如杞如邾大國固不屑來媵卽魯亦未必聞於諸
侯獨伯姬歸宋宋大國也諸侯所以來媵耳謂因伯姬
之賢而錄之非也

通都大邑得以名通則不繫以國如楚丘不書衛下陽
不書虢是也若小邑不得以名通則但書其國而不書
其地如盟于宋會于曹必有所在之地然其地小名亦
不著若書之史策將使後世不知其所在故以國書之

後儒說春秋謂不地者卽於其都也盟會猶或有之若戰于其都恐無是理也

汶陽之田非魯故地也成二年書取汶陽田八年書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夫魯得之于齊曰取齊得之于魯曰歸則汶陽之爲齊田明矣蓋鞍之役晉人使齊人割以謝魯耳觀魯衛之言曰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寶乃齊所以賂晉則地亦齊所以賂魯衛矣賓媚人所謂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也

楚不書葬魯不往會也若謂以稱王之故則楚自稱王春秋自書公猶楚之公子自楚言之則曰王子自春秋

書之則曰公子奚不可乎雖然康王之喪襄公在楚而亦不書何也蓋諸侯而親送葬非禮也是故晉景公之葬公在晉則不書葬晉景公楚康王之葬公在楚則不書葬楚康王

春秋於諸侯之卒或名或不名訃辭異也古者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諱凡以名訃者卒哭之前來訃也不以名訃者卒哭之後來訃也訃有遲速何也春秋之世不能盡與古合且如五月而葬禮也而經之所書或過或不及葬且有遲速况訃乎夫卒哭之後來訃則已葬矣魯不及往會矣故隱八年宿男卒莊三十一年薛伯

